

覺與空

——印度佛教的展開

竹村牧男 著

蔡伯郎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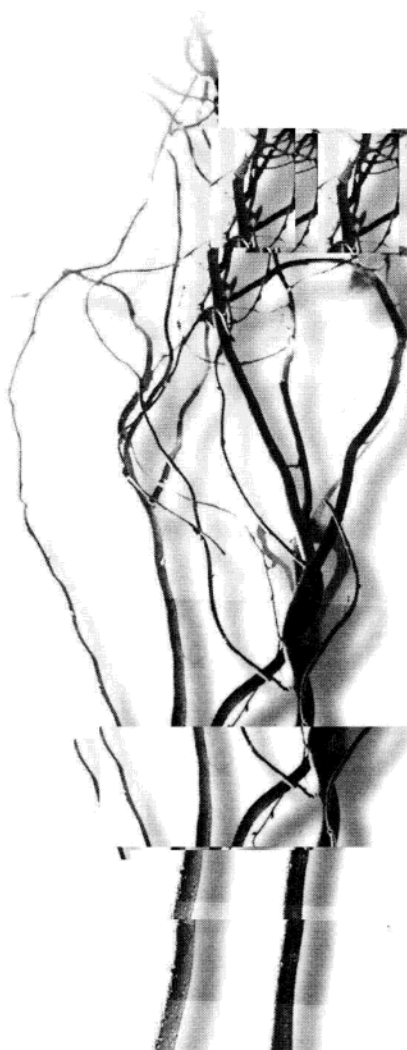


東大圖書公司

覺與空

——印度佛教的展開

竹村牧男 著
蔡伯郎 譯



覺與空
蔡伯郎
PDG

東大圖書公司

譯 序

「覺」與「空」無疑是一切學佛的實踐者與研究者所最關注的兩個課題，然而這兩個課題的內容，並不容易說得清楚。事實上，正如作者所說，釋尊之後佛教的種種發展與流轉，無非即是圍繞於對這兩個主題上的不同闡述與理解。而此書正是以這兩個課題為主軸，來探討從釋尊以來佛教的發展與流轉。因此，從中心思想而言，本書有其一貫、鮮明的主旨，而從結構與內容上來說，則可視為是一部生動、簡明的佛教史。

竹村先生擅於日本佛教與大乘佛教，對於唯識思想更是專精，可說是當今日本研究唯識思想的大家，舉凡研究唯識思想的學者，幾乎無人不知其名，其最主要的代表作《唯識三性說の研究》更是研究者不可不讀的作品。在此大作中，結構清楚，思想系統分明，充分地展現了他唯識學深厚的功力。除此之外，《大乘起信論讀釈》、《唯識の探求》等書，以及諸多的論文，亦在在地展現出其在佛學與唯識學上非凡的造詣。

而相對於竹村先生其他學術性的著作而言，本書在行文上顯得格外輕鬆易讀，讓人有很想一口氣把它看完的感覺，但這並不表示此書的內容深度不夠，相反的，在文中處處我們可清楚地感受到竹村先生真積力學所致的觀點。例如：其在第五章末在比較

· 2 · 覺與空——印度佛教的展開

中觀與唯識的共通點與差異點上，認為唯識學派所說的「藉由無分別智悟入唯識性的真如，與中觀派所說的戲論寂滅的境界並無差別。在證覺之中，無分別智之語與真如之語也都消失，真正地是不生的世界」；而「中觀與唯識不同的是，中觀派認為一切的言表（命題）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，因而加以排拒；相反的，唯識卻是建立了一套識的理論，在識中區分了能見與所見，並以緣起、剎那生滅等基本觀點，說明實體的概念在思維邏輯上的矛盾，藉此破除我們心中將我、法視為實體的虛妄性。在此意義下，有如玩弄詭辯般的《中論》使用矛盾律等，出乎意料地緊守形式邏輯，而到處都在追求理論的整合性的唯識哲學，反而是建基於超越既成邏輯的邏輯上」，這種精闢扼要的論述，不但使讀者輕鬆地掌握中觀與唯識的精要，同時也可看出竹村先生對於大乘佛教研究的功力。

此次有幸呈東大圖書公司之託翻譯此書，個人亦覺受益匪淺，同時藉此譯序之末，感懷曾對我授業的所有師友，並謝謝東大的編輯同仁對我譯稿的耐心校對。又，本譯書若有任何錯失、欠當之處，當屬譯者之責，尚請方家不吝賜教、指正。

蔡伯郎

蔡伯郎

PDG

原 序

佛教一般分為初期佛教（亦稱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）、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。此外，還有與大乘佛教有所區別的密教。

初期佛教是指釋尊（西元前四六三至三八三年）及其直傳弟子們的教說。釋尊的教說保存於《阿含經》（東南亞的上座部佛教則保存於以巴利文寫就的《尼柯耶》(Nikāya)）。

部派佛教則是指釋尊以後的佛教，亦即在釋尊入滅約一百年後，佛教分裂成許多教團（部派）的時期所發展出的佛教。這時期的佛教發展主要是對於釋尊所說的教法加以理論性地整理，其特色是對哲學的思索甚為縝密，此即所謂的阿毗達磨（對法），善於對存在作種種的分析。東南亞的佛教，即是沿承此時期的上座部的體系，而加以宏傳的。

大乘佛教是西元元年前後所興起的新佛教。此時期產生出許多在文學上也很優秀的經典，同時也孕育出空的哲學與唯識哲學。此大乘佛教後來傳播到中國、朝鮮、日本以及西藏，並且在這些地方各自獨立地發展開。

自七～八世紀以來，在印度的佛教思想發展上，一方面繼承了大乘佛教的思想，另一方面卻也想要批判地超克大乘佛教，以至於在成佛的方法論上，有其獨特主張的密教，變得相當興盛。

· 2 · 覺與空——印度佛教的展開

上從那爛陀寺，下至各地的佛教研究中心，都進入一種密教化的階段。

本書主要論述：印度從釋尊之後，到密教之前的佛教思想的開展。儘管這些都統稱為佛教，但實際上，卻有如上所述的種種差別。例如，不僅所謂的小乘佛教（部派佛教）和大乘佛教間，有著互不相容的一面，就連大乘佛教的內部中，也存在著激烈的對立，如中觀派與瑜伽行派（唯識學派）間，就有著激烈的論爭。

然而，不論是小乘、大乘或是密教，同樣都被佛教徒認為是佛教，但問題是，這些不同時期、不同教派所發展出來的佛教思想，究竟是誰勝誰劣？因此，當時在印度，才會發生教相判釋（思想優劣的比較與判定）的問題。

當然，這些優劣或許可從求取佛道者本身的資質、能力及其關係等，作出一個分判，然而這種優劣的分判，卻未必可以一概論定的。

不論如何，總合以上所言，這些派別、種類眾多的佛教既然同樣都稱為佛教，其間必定有某種一貫的立場和共通的思想。那麼，這種一貫的立場和共通的思想究竟是什麼？又應如何探求呢？

在本書中，我盡可能仔細推敲釋尊的證覺，意圖從佛教史的發展上來掌握其覺的開展，而這也正是一種對於「空」思想的意義與體系的探求。本書即一方面以對覺與空的探討為主軸；另一方面也想藉此以構成一部簡明的佛教史。

這原本不是才疏學淺的我所能勝任的事，然而這些卻都是我研究佛教的根本基礎，這次適逢講談社的川崎敦子給我一次紮好

覺與空

——印度佛教的展開

目次

譯序

原序

第一章 佛教的原點——喬達摩·悉達多的證覺 /

- 一、佛教的根本 3
- 二、悉達多的出家 6
- 三、佛陀的覺悟與十二緣起 14
- 四、釋尊的說法 25
- 五、最後的教說 38

第二章 部派佛教的開展——阿毗達磨的迷宮 43

- 一、說一切有部與《俱舍論》 45
- 二、世界的分析——五位七十五法 57
- 三、緣起、輪迴、業 65
- 四、修行與涅槃 76

第三章 大乘佛教的興起——佛教的宗教改革 85

- 一、大乘的意義 87
- 二、《般若經》的智慧 102
- 三、《華嚴經》的宇宙 108

覺與空
PDG

- 四、《法華經》的理想 116
- 五、《無量壽經》的救渡 123
- 六、大乘經典與如來藏思想 129

第四章 空的理論——中觀派的哲學 1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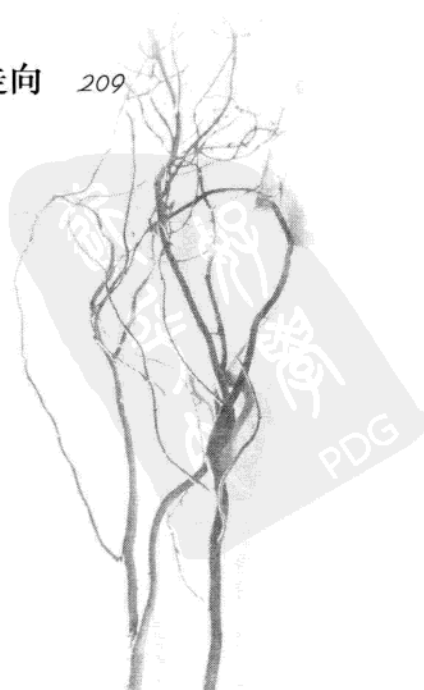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龍樹與《中論》 137
- 二、從緣起到空 142
- 三、戲論寂滅的世界 154
- 四、龍樹的語言觀與修道觀 159
- 五、龍樹之後的中觀派修道論 165

第五章 唯識的體系——瑜伽行派的哲學 173

- 一、唯識學派的系譜 175
- 二、心王、心所的現象學 183
- 三、緣起的正理 198
- 四、修行與成佛 202

第六章 其後的佛教——「空」思想的走向 209

- 一、印度佛教的衰微 211
- 二、大乘佛教與日本佛教 218



第一章

佛教的原點

——喬達摩·悉達多的證覺

這些痛苦的原點，
與其說是在現實生活中所體驗到的貧窮、疾病、爭執等
種種負面的痛苦，
還不如說是因為欲望過多所造成的。
佇立在愛欲至極以至於與塔那托斯界線消失之處，
切身體會到難以承受的苦惱，
這是邁向覺悟之道的原點。

一、佛教的根本

菩提樹下的證覺

恆河在印度東北形成廣大的沃野，其有一條支流，古稱尼連禪河（巴· Nerañjarā，亦即無污染之意），雖是支流，但其水量充沛，在朝日與夕陽的照映下，會映現出金碧輝煌、耀眼奪目的光彩。

在這條河流域的某處，建有一座高五十二公尺的石造高塔，其後有一棵無花果科的樹木，這棵樹枝葉茂密，聽任時光的流轉。當然，這棵樹後來之所以被稱為「菩提樹」，不外是因為釋尊在此樹蔭下禪坐，因而證得無上菩提（巴· bodhi = 覺）。現今在此高塔後的這棵樹下，設有金剛寶座，無言地呈顯釋尊的成道（「道」即菩提，而「成道」即「覺的實現」）。佛教即是從釋尊成道這種覺的體驗，以及依據此覺的體驗的教說而成立的。

佛教的始祖稱為釋尊，釋尊即釋迦族的聖者、尊者（釋迦牟尼，巴· Sakyamuni）之意，其原本的名字為喬達摩·悉達多（喬達摩是姓，意思是最好的牛。悉達多是名，意思是達成目的），成道之後，也稱為佛陀（巴· Buddha）。

「佛陀」乃「已證悟者」或「覺者」之意，因此，切莫忘記佛教（佛陀之教）原意為「覺者之教」，其根底有「證悟」

或「覺」。

「經」與「律」

以下，本章將開始敘說釋尊的生涯與教說，然而在此之前，想要先粗略說明有關釋尊的文獻。

釋尊的教說在其入滅時（西元前三八三年），即立刻被編輯；就其內容而言，可大分為「經」（釋尊的說法集）與「律」（共同修行的團體成員所應遵守的規則）兩類。現在所流傳下來的經與律，乃由釋尊入滅後分裂而成的各教團（稱為部派）所傳承下來的，其中有許多是後來增附上去的（增廣）。

其中，經的部分在中國被翻譯成《阿含經》，「阿含」是梵文 āgama 的音譯，意謂「傳承」。雖然《法華經》與《華嚴經》等也稱為經，但卻是後世（西元元年以後）的大乘佛教徒所作，真正釋尊直接的說法，則是彙集在《阿含經》中。

《阿含經》共有四種：《長阿含經》、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。

東南亞等地所流傳的佛教（上座部佛教）也傳承與《阿含經》相當的經典，在斯里蘭卡以巴利語的形式保存下來，這些以巴利語傳承下來的原始經典不稱為「阿含」（āgama），而稱為「尼柯耶」（巴· Nikāya。譯註：Nikāya 為籃子或部派、部類之意）。在這些巴利語所傳的經典中，分為《長部》（巴· Dīgha-nikāya）、《中部》（巴· Majjhima-nikāya）、《相應部》（巴· Saṃyutta-nikāya）、《增支部》（巴· Aṅguttara-nikāya）、《小部》（巴· Khuddaka-nikāya）五部。

除了最後的《小部》外，其餘四部依序對應於前述漢譯的四阿含（內容大致相等）。

要言之，《小部》即是四部之外的其他經典，其中收錄了據稱是釋尊說法的現存文獻中最古老的《經集》（巴· *Suttanipāta*）和《法句經》（巴· *Dhamma-pada*）等，這些經典即使從大乘佛教的眼光來看，也是相當重要的經典。

《阿含經》和《尼柯耶》中，分別收集許多釋尊的說法，這些說法即稱為「經」（巴· *sutta*）。例如《中部》中，便輯有釋尊自述其求道過程的《聖求經》。《小部》中的 *Dhamma-pada*，在中國被譯作《法句經》（有一部分是《小部》的漢譯）。

如此，釋尊的教說基本上被彙集為四類以及其他。而漢譯恰好為四阿含，但其傳持的部派都不相同。

「律」當然也由各各不同的部派傳承下來，除了有上座部系統的巴利語《律藏》（「藏」即文獻群之意）外，漢譯有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、說一切有部的《十誦律》、化地部的《五分律》、大眾部的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》等五種。

律藏大致可分為個人應遵守的戒律條文，以及為了教團運作（如會議等）的規則，後者包含被稱為《大品》（巴· *Mahāvagga*）的部分。此外，在律藏中也輯錄了釋尊的傳記（佛傳）。當然，經中也有佛傳。以下的敘述主要依據這些文獻。

又，本章以及第二章前面的部分，專有名詞及術語等，原則上根據巴利語，其餘各章中，則依據梵文。

二、悉達多的出家

母親的去世

悉達多被認為出生於西元前四六三年，這是認定他人滅於西元前三八三年，進一步反推而得。

他是釋迦族此一小部族國家首長的長子，這個小國家位於今日的尼泊爾附近。最初首長是由自由選舉產生，後來變成世襲，國家的政體毋寧可說是一種共和制。在這個弱小國家的周圍，環伺著摩揭陀國（巴· Magadha）以及憍薩羅國（巴· Kosalā）等大國，並且常受到這些大國的侵擾。此時期工商業逐漸發達，都市也開始發達。就整個局勢而言，人們已不再受舊有的習慣與世界觀所拘束，而逐漸醞釀出一種自由追求自己人生的時代風氣。

與舊社會結構緊密結合，以農村為中心的傳統宗教，其承擔者為婆羅門，而自由地求道，投身於對道的思索與實踐的人，稱為「沙門」（巴· samaṇa，意即「努力的人」）。宏傳佛教的喬達摩·悉達多即是這眾多沙門中的一員。在社會構造與價值觀變動的時期，悉達多致力於探尋真確的事物。以下，將以「釋尊」來稱呼喬達摩·悉達多，所謂「釋尊」亦即「釋迦族的聖者」之意。

釋尊的生涯，不斷為種種傳說所渲染。例如關於釋尊的

誕生，在禪宗中，便說釋尊一出生即周行七步，同時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喝道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以禪之形式表現出這充溢於宇宙間無垢的一聲。然而或許沒有必要採用這種奇瑞的現象來作為覺者釋尊的傳記。

傳說釋尊出生七日後，其母摩耶（巴· Māyā）夫人便即謝世，而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摩訶波闍波提（巴· Mahāpajāpatī）撫育成人，這種傳說似乎多少帶有某些真實性。

隨著時間的過去，釋尊亦逐漸地成長，而當其了解到由於死亡的緣故，而失去了親生母親時，釋尊有何感受呢？此時，釋尊是非常地想要與母親見面，而且這種思母之情與日俱增。而這也愈發地激起釋尊對於自己存在根源的思索，或許正因為感到生命中有某種重大的缺憾，而促使釋尊踏上了修行之路。

奢華的幼少年時期

當然，釋尊在日常生活上，絕不會有任何欠缺或不足之處，相反地，其父王的慈愛與姨母的憐惜，遠超過世上的一切。因此，不論是在物質方面，或是精神方面，釋尊並沒有任何欠缺，毋寧說每天都是過著充滿幸福與快樂的日子。

釋尊晚年時期，在舍衛城（巴· Sāvattihī）祇樹給孤獨園（祇園精舍）中，曾對修行者們說起他少年時代的生活：

我父親的宮殿中有蓮花池，在此蓮花池中，有些地方種青

蓮花，有些地方種紅蓮花，有些地方種白蓮花，而這無非只是為了讓我高興而已。我除了用迦尸國（巴·Kāśi。譯按：此為中印度古王國，以產棉布著稱，近世稱為貝那勒斯（Benares））所產的栴檀香之外，其他地方的絕不用。我所穿的衣服也是迦尸國所產，連襯衣、浴袍也都是迦尸國所產。不論白天或晚上，都會為我撐著白色傘蓋，（讓我在府邸內散步時）無論寒、暑，都不會讓塵、草或是（夜晚的）露水等沾染、侵害到我。我個人就擁有一座冬宮，一座夏宮，另一座則是為雨季而建的宮殿。在四個月的雨季裡，我待在這為雨季而建的宮殿中，身邊圍繞著身材曼妙的女樂妓，從不曾離開宮殿一步。在其他一般人的宅第中，給予奴僕、佣人、雇工吃的都是碎米飯摻雜發酸的稀飯，但是在我父親的王邸中，奴僕、佣人、雇工所吃的都是肉與白米飯。（摘自《增支部》，中村元譯，《喬達摩·佛陀》（《ゴータマ・バッダ》），《中村元選集》第十一卷，春秋社。又，以下的巴利文文獻的譯文，同樣摘引自此書）

此處所記載的究竟是否為事實，並無法確定，然而若對照印度皇室的生活來看，這裡的描述絕不會過於誇張。或許過於豐厚的享受讓釋尊感到厭煩，因為這些並不是由自己的努力所得來的，因此，也得不到自己勞動所換得的那種快樂。

富裕至極的苦惱

在釋尊成道、致力於教化活動之時，曾引導一位住在貝那勒斯名為耶舍（巴·Yasa）的富商之子出家。耶舍出家後，耶舍的父母、妻子、朋友等數十人，也同樣接受釋尊的教化而出家。耶舍與釋尊一樣，個人擁有三座宮殿，在漫長的四個月雨季中，待在為雨季所建的宮殿裡，一樣有眾多的女樂妓服侍，一樣從不出宮殿來。

在如此歡樂的生活中，有天晚上，當所有人都睡著了，只剩微小的燈火在黑夜中搖曳時，耶舍獨自一人醒著。這時他忽然看見這樣的一幕情景，亦即「有幾個人，其中一個懷抱著一把琵琶，一個在頸上頂著一個小鼓，一個在身旁夾著一個鼓，一個頭髮散亂，一個嘴巴流著口水說夢話」（《小品》）。這時耶舍自覺似乎身處於墳場中。

這個體驗後來成為耶舍出家的動因，在釋尊的某本傳記中也有同樣體驗的記載（《五分律》）。事實上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可以想像，當時集父王寵愛於一身的釋尊，過著一般人所沒有的豐盈生活，然而突然間卻為某種莫名的苦惱所迫。

佛教原是以人的種種痛苦為出發點，從而教說如何脫離這些痛苦的一種宗教，而這些痛苦的原點，與其說是在現實生活中所體驗到的貧窮、疾病、爭執等種種負面的痛苦，還不如說是因為欲望過多所造成的。佇立在愛欲至極以至於與塔那托斯（Thanatos，譯按：希臘神話中的死神）界線消失之處，切身體會到難以承受的苦惱，這是邁向覺悟之道的原點。